



2012蔡玉水艺术大展

6月15日——7月8日



# 我要的生活

## 我要的生活

人总是在不断地问自己: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?有些人一生稀里糊涂,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,有些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却始终无法实现。

我是幸运的,从很小我就知道什么是对于自己来说最想要的,什么是应当放弃一切为之追逐的,这让我无论走到哪里,始终面对自己的理想,始终向着自己的理想迈进。

——我是幸福的,我始终生活在我想要的生活之中。

记得十几年前在国外某大学教课,最后和同学们分别时我说过的一句话:“无论是哪个国家,哪座城市,如果这里让我失去了创作的动力,阻碍了我的艺术发展,就是我选择离开的时候了!”

人生过半,我庆幸,依然可以自由、单纯,充实而又快乐地生活……

## 泥土中的艺术

在开满鲜花的山坡上,我的工作完成了土建,我就自北京“逃离”出来,迫不及待地在这里进行新的创作。一直有个愿望——把以前画过的那些“好看的”绘画作品做成雕塑,乡村的环境让我取材方便,于是这个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,开心!

美,在当代中国严重缺失了!在艺术领域也是一样,美被开除了!人们不仅不尽全力去呵护她,赞美她,还在用不同的招数,对本来已经稀有的美和真诚进行疯狂地变态般地调侃与戏谑。心疼啊!!!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闻一多从国外回到中国时所

说的那句话:“我来了,我喊一声,迸着血泪,这不是我的中华,不对,不对!”

泥土的芳香让人心醉。人类属于大地,但大地不属于人类!拥抱大地,敬重所有生命,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!

徒儿问我: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?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生是哭着降生到这个世界,含着泪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他的一生,可以手里没权,兜里没钱,但是他的眼中始终不可以没有眼泪!“母与子”——一个永恒的主题。躲在母亲的怀抱里是幸福和安全的,沉浸在艺术的辛苦创作中是充实快乐的……

国画、油画、雕塑,都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段,脱掉西服、中山装,扒开你的胸膛,最终要看是不是有一颗跳动的心……

被称为“俄罗斯良心”的果戈理说过——“我来到这个世界,绝不是为了要在文学领域占一席之地,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”。这话说得多好啊!捍卫艺术的纯洁,就是救赎自己的良心!

## “十五只大鸟”

“十五只大鸟”快要画完了,看到她的朋友总是好奇:在中国画鸟儿的人——专业的、业余的、退休老干部、学前儿童,加起来没有一亿也得有几千万,可你为什么把这些在人们印象中温顺、平和的鸟儿画成这样呢?我笑着道:“他们画的是听话的,受过调教的笼中之鸟。我画的是一群躲过人类追击、自由自在、飞舞奔腾在血色夕阳中的‘土匪’。别人画鸟儿是听着轻柔的古曲音乐,我则听着悲壮的命运交响与鸟儿们一起上下翻腾!因为我

和它们都还活着,还没有成为人们案桌墙上的标本。”

记得半年前,几个朋友来我正在修建的山中工作室看我,我带他们沿工作室后面长长的山路缓行。傍晚的密林深处,各种鸟儿在头顶飞舞着,嘶鸣着,争斗着,每走数步路边上不时就有鸟儿的尸体映入眼帘。突然,一只鸟儿掉在了朋友的肩上,我赶紧上前捡起鸟儿,是只斑鸠,被咬断脖子奄奄一息的斑鸠!我转身把斑鸠交给跟在身后的侄儿:“快去,送山下卫生院抢救!”侄儿手捧受伤的斑鸠撒腿往山下跑去……我笑对朋友道:“别以为躲到山林里就太平,它们也在为评职称、分房子、考公务员打得头破血流呢!”

受伤的斑鸠最终没抢救过来,但是,数只在血色夕阳中飞翔的大鸟的画面,就在那时开始进入了我的脑海里。

这幅作品高七米,宽三米,在我的设计中,是以红色为背景,十几只白色的鹭鸶鸟飞翔升腾的壮观景象。有位高人说,要我少穿红色,可我喜欢红色——画面的红、升降机的红和我身上的红融为一体,以至于几次有朋友来找我,没有发现我就在画中。

草图出来后,一直不知道怎样向下进行。但是当在巨大的画布画出了第一笔开始,我知道我能hold住它了!我用了大管的油彩,颜料太厚,干得很慢,还需慢慢调整。不管最后作品好坏,她带给我的开心与激情足够了!我喜欢并愿意始终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。一个艺术家,你可以阶段性出不了好作品,这没关系,在你锲而不舍一次次冲锋之下,什么样的阵地总会被你拿下,无论如何,



你不可以让自己失去应有的创作状态。

## 归园

在每个人心里都隐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神秘花园,都盼望着远离俗世的尘嚣,有一方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,一个可以让心放下来的“归园”所在,好让自己旅途疲惫的时候,能有个心灵的栖息地,或者直接脱离喧嚣的尘世,让最真诚最纯洁的灵魂沉浴其中,不复受功利浸染。一直以来,我在这样追寻着,“她”在我心里真正有了清晰的轮廓是在三年前的某一天。

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的国家、许多的城市、许许多多的人群,如果不是机缘巧合,也许我们一生也不会知道。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样一个地方,还会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的作为恰恰切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情愫,道出了我最向往的追求——我们对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有了牵挂,也许是因为一段情、一份爱,或者是稍不小心把魂儿遗落在那里——双泉,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乡村,一个未被现代文明进程过多影响的地方,自从认识她以来,总是让我魂牵梦绕,总是会在我的繁忙生活的间隙中浮现。

双泉,她远离城市,地处偏远的山区,所以,要把她打扮好,

就得像小鸟做巢一样,一根枝一叶草地用嘴巴叼过去,就得下很大的功夫……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,她的美也一天天地显现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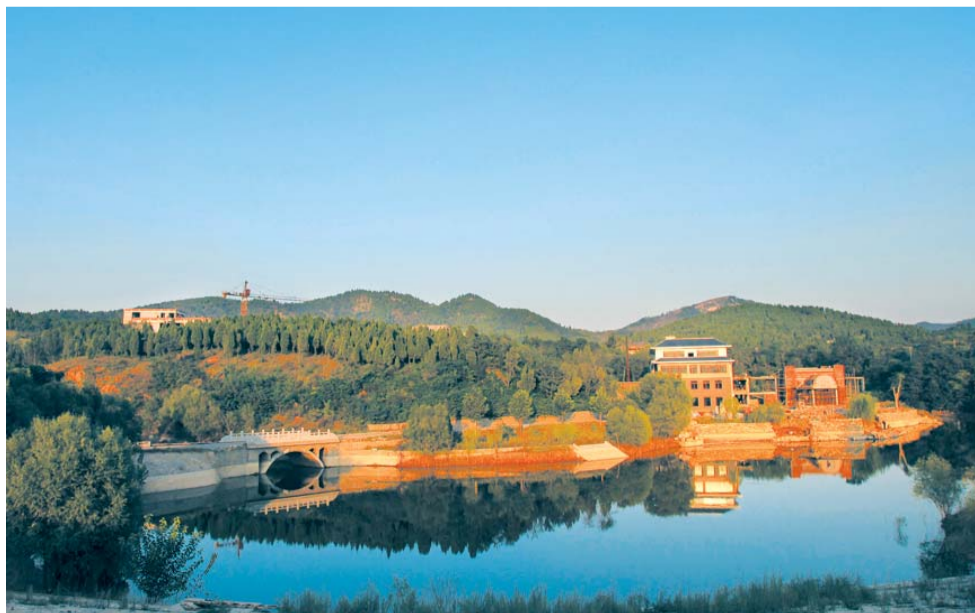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她的美放在手机、电脑、apple里做屏保,每当打开电脑时,她就向我微笑,每当在城市堵车,心情几近崩溃的时候,我就把她打开,看上一眼——仅仅看上一眼——心一下就平和下来。

是的,人就是这样,无论多么的富有,如何的强大,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人质,都被绑架在飞向毁灭的利益的弹头之上。在这个疯狂发展、不断变化的世界中,我们的心是如此脆弱,多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,属于自己的一份眷恋——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梦想的……

自从有了她,一有时间我就会逃离拥挤不堪的城市,赶回去看她一眼——在她的山林里走路,在她的湖边发发呆;秋天为她扫扫落叶,春天为她种一种果树……双泉,美丽的双泉,我心中的归园,从无到有,她长大了,长漂亮了!

三年多了,她的美,她的温暖与温柔,已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田,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。即使将来,我一天也不在那里居住,即使我天涯浪迹,只要想起她,我的心,就安了。

(蔡玉水)



“徒儿和朋友问我这片水叫什么好?有的说叫月湖,有的说叫什么湾,我也没想好应该赋予她一个怎样美丽的名字,但是她在我心里在我的情感深处亦然是中国的瓦尔登湖了。”